

「豐年」讓我點滴難忘

文圖 / 張瑞卿

1999年9月21日集集大地震，把我家書櫃震倒震壞，櫃內書冊散落一地，包括收藏三、四十年之豐年期刊、鄉間小路等無一倖免。地震後，家中沒電、沒水、沒瓦斯，因此避難他鄉，一個月後才回來整理滿目瘡痍的家。眼看滿櫃多年的舊冊棄之可惜，想送交文化中心圖書室，文化中心也因震災休館整理中，不便再麻煩文化中心，想盡方法託親朋戚友送到村里集合所、活動中心或寺廟等平時農友聚集的地方，讓他們就地翻閱，總算如願以償的分送了出去。

今逢千禧年，憶起我與豐年結緣三、四十年之往事，略述於後：

我從小生長於農村，就讀農校，民國39年農校畢業，隨即服務於縣政府建設局農業課，承辦農林部門業務，直到退休。一生離不開農業，所以一直喜歡閱讀農業雜誌，藉以增進農業新知識。看豐年期刊，有豐年社贈閱的、公家訂的、私人訂閱的，前後達三、四十年。退休後，更將每月之初二和十六日郵差先生送來豐年期刊或鄉間小路，視為一種期盼。

從民國55年開始，我投稿於豐年期刊，當年我在南投縣政府林務課，主辦麻竹集約栽培，成果有所表現，可做為全省典範，當時的農復會森林組技正江

濤先生要我寫「南投縣麻竹集約栽培成功之例」文稿寄豐年社發表，此文於55年8月份豐年16卷16期文圖刊出。記得第一次領稿費，林務課的同仁硬說要請客，我欣然訂桌宴請同事，賓主同慶，皆大歡喜。刊載的豐年期刊分送竹農傳閱，竹農們平生頭一次被刊登書冊，雀躍不已。

此後，我就繼續投稿，承蒙豐年社之各位編輯先生、小姐之愛顧採用，包括封面相片、專欄、畫刊、插圖等，由黑白相片到彩色相片，所寫農業之進步文稿陸續刊出。回顧當年在豐年期刊介紹之農村青年和家政婦女，如今都已隨著歲月的增長而晉升為阿公、阿嬤了。江山一代新人換舊人，或許這就是世代交替，令人感慨不已。

六十年代，彰化縣各級農會來南投縣草屯鎮坪林露營區舉辦農事、四健、家政聯合大露營，為表示歡迎之意，我和彰化縣政府農業局長、糧管處長在晚餐席間向各桌打招呼，歡迎蒞臨南投縣，其間有位農村青年，聽到我的名字，特地迎前表示，久聞我的名字，也看過我的文章，惜未曾謀面，難得有緣相見，他堅持要敬我一杯酒，在簡陋的露營區，我們用碗當杯，站著乾了一大碗啤酒，互相祝福。這是托豐年之福，喝了一碗難忘的友誼之酒。



筆者與收藏的「豐年」期刊

66年元月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南部版刊登：「豐年社寄稿費，因通訊處之誤，使兩個張瑞卿因錯而相識」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：當時我在南投縣政府服務，另一位張瑞卿在台南縣政府服務，豐年社要寄給我的稿費，陰錯陽差竟送到台南縣政府建設局技正張瑞卿之處，他收了之後才發覺他未曾投稿，那來稿費，經查證始知南投縣政府建設局也有個張瑞卿，他先打電話來說明真相，並利用到中興新村台灣省政府出差之便，來探望我並送還稿費。兩個素昧平生的張瑞卿，不但見面餐叙，且相談甚歡。又是托豐年之福，結識一位難忘的友誼。也是機緣。

75年10月，大眾日報地方版報導：投縣農業局課長張瑞卿將珍貴書冊、豐

年期刊、農友等400餘冊捐贈南投縣立文化中心，書刊一部份贈予鄉鎮圖書館，因此同年12月25日文化中心館慶，受當時的南投縣長吳敦義表揚。所以我不但是投稿豐年，也珍藏豐年，更推銷豐年。我與豐年淵源既深且濃。

豐年對我任職期間，輔導農會以及指導農民，助益良多，無論演講、農民講習、開會等，我都從豐年搜集很多資料，我在職中也輔導各農會會員代表、小組長及傑出農家，多藉由農業雜誌吸收新知識、新方法，獲益匪淺。

豐年之出刊歷史悠久，鄉間小路之再出刊，文圖並茂，內容豐盈，豐年社對台灣農業發展，提高農民生活水準貢獻良多，堪稱農友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之知識寶庫。

